

原文: *The New York Times* <https://www.nytimes.com/2019/02/07/opinion/terf-trans-women-britain.html>

作者: 苏菲·路易斯 (Sophie Lewis)

译者: 許顥頊 (they/them/祂/TA)

## 观点: 英国女性主义是如何变得反跨的 (Opinion | How British Feminism Became Anti-Trans)

一波被称为 TERF 的令人惊讶的主流女性主义运动反对跨性别权利 (transgender rights) 并认为其是“抹杀女性 (female erasure)”的症状。

2019年2月7日



伦敦汉普斯特德西斯公园 (Hampstead Heath) 的一个游泳池旁的标志。去年夏天【2018年, 译注】, 该池塘成为了关于是否包含跨儿女人 (the inclusion of trans women) 这一辩论的中心。图片: Daniel Leal-Olivas/Agence France-Presse — Getty Images

上周【1】，两名英国女人（British women）冲进了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山（Capitol Hill），目的是伏击（ambushing）人权战线（Human Rights Campaign）的全国新闻秘书（national press secretary）萨拉·麦克布莱德（Sarah McBride）【2】。

【1】 本文出版时间为2019年2月7日。——译注

【2】 Sarah McBride 现为德拉瓦州参议院（Delaware Senate）议员。——译注

麦克布莱德女士是一位跨儿女人（trans woman），她刚刚参加完家长促进跨性别平等全国委员会（Parents for Transgender Equality National Council）与国会议员（members of Congress）之间的会议，这两位英国人——凯莉·杰·基恩-明沙尔（化名为波西·帕克）以及朱莉娅·朗就强行闯了进来。两人对着麦克布莱德女士起哄诘问同时错误指称其性别（heckling and misgendering），谩骂（inveighed）她是所谓的“憎恨女同性恋者（hatred of lesbians）”，并指责她拥护“男人在女子监狱中接触女人的权利（the rights of men to access women in women’s prison）”。

帕克女士在脸书上直播了骚扰影片，她争论说，她来到华盛顿是因为“这种意识形态（ideology）”——她大概是在指单纯作为跨儿而存在（simply being trans）——“已经被美国输入到英国，所以，为了阻止抹杀女性的浪潮流入（the flow of female erasure），我们必须找到它的源头”。

如果恐惧/仇视跨儿的骚扰行为（transphobic harassment）可能是“女性主义的（feminist）”——这样的想法（idea）让你感到迷惑，你并不孤单。在美国，也就是我的另一个家（adoptive home），其当代最明显的跨性别权利反对者（opponents of transgender rights）是右翼福音派（right-wing evangelicals），TA们对女性主义没有什么好感。而在我曾经生活过的英国，情况则不同。

在那里，最强烈的排跨（trans-exclusionary）声音，表面上看，是“女性主义”的声音，并且反跨游说（anti-trans lobbying）是一种主流行动。举个例子：帕克女士告诉播客 Feminist

Current **【3】**，她在 Mumsnet 上花了一些时间之后，改变了自己对跨儿女人（trans women）的看法，在这个网站上，家长们交流着关于厕所训练以及如何让TA们的孩子吃蔬菜的技巧。如果这样的地方听起来好像很和善（benign），请细想下英国作家埃迪·米勒（Edie Miller）的话：“Mumsnet 之于英国的恐跨（British transphobia），”她写道，“就像 4Chan 之于美国的Fa Xi Si主义（American fascism）”。

**【3】** 也是一个知名恐跨/反跨/仇跨播客。——译注

用来识别（identify）像帕克和朗博士这样的人而创造出的术语是 TERF，即排跨激进女性主义者（Trans-Exclusion Radical Feminist）的缩写。在英国，TERF 是一股强大的力量。如果说在美国，主流媒体在跨儿者的生存权（trans people’s right to exist）问题上让人担忧地（alarmingly）准备听取“双方（both sides）”的意见，那么在英国，TERF们已经有效成功地将跨儿权利（trans rights）之问题完完全全框定在TA们自己的关注点上：即，TA人的这些权利（rights for others）会如何促成“抹杀女性（female erasure）”。英国新闻界和政界的许多显赫人物都是 TERF；英国电视台以无休止地报道这些人的骇人无礼（lurid rudeness）为乐，并将其美化成是一种勇气；英国报纸则似乎从未厌倦对“性别意识形态（gender ideology）”之威胁（menace）的猛烈抨击。（随着时间的推移，TERF 这个词已经成为对所有反跨女性主义者的笼统称谓（catchall），无论其激进与否）

去年，《卫报》（The Guardian）发表了一篇社论，论述了一项名为《性别承认法案》（Gender Recognition Act）的法律可能会发生的改变，该法律将允许英国人自我定义TA们的性别（self-define their gender），而美国和英国的中间偏左派（American and British center-left）在这个议题上的分歧由此凸显。这篇社论的标题是“权利碰撞的地方（Where Rights Collide）”，其认为“必须认真对待女人（women）对与‘男性身体式’的人（‘male-bodied’ people）共用宿舍（dormitories）或更衣室（changing rooms）的担忧”。《卫报》驻美国的一些记者发表了一篇公开否定声明（a disavowal），认为这篇社论的观点“呼应着（echo）反跨立法者（anti-trans legislators）的立场，这些立法者推动了公开的恐跨/仇跨厕所法案（overtly transphobic bathroom bills）”。

英国TERF主义（TERFism）之呼声高涨（groundswell）的一个奇怪部分（curious facet）就是，这一现象实际上是在美国诞生的。它产生至1960年代新左派（New Left）支离破碎的残余（shattered remnants），这是美国1970年代激进女性主义的一个偏执派别（paranoid faction），历史学家爱丽丝·埃科尔斯（Alice Echols）将其称为“文化女权主义（cultural feminism）”，以便将它以及它对声称要庆祝的（it purports to celebrate）基于苦难的女性性质（suffering-based femaleness）的创伤性依恋（wounded attachment），与其它妇女解放派别（other strands of women’s liberation）区分开来。

该运动在1980年代横渡至英国，当时文化女性主义是反核shì wei团体（antinuclear protest groups）中的女同性恋分离主义分子（lesbian-separatist elements），TA们认为自己是对父权制科学（patriarchal science）的“女性主义抵抗（feminist resistance）”的一部分，并且对核武器、试管婴儿和男至女跨性手术（male-to-female transsexual surgery）都采取了反对立场。

然而，在美国，今天的TERF主义（TERFism）是一个正在垂死挣扎的散落社群，哀悼着其最后空间的失去，比如2015年结束的密歇根女人音乐节（Michigan Womyn’s Music Festival）。因此，今天TERF主义在英国所采取的奇怪恶毒形式（strangely virulent form），以及它在英国建制（British establishment）内的影响，需要有对它自己单独的、多管齐下的解释（separate, and multipronged, explanation）。

帕克女士和朗女士可能不知道这点，但她们很可能受到了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英国“怀疑论（Skepticism）”运动的影响，该运动动员着（mobilized）反对被认为（perceived）在英国大学的蔓延的（spread）后现代主义（postmodernism），以及顺势疗法（homeopathy）和所谓的“垃圾科学（junk science）”的蔓延。因此，TERF们之间有着一一种冲动（impulse），要宣告TA们的“率直（no-nonsense）”性格（character）；这就见证了帕克女士去年秋天花钱挂出的广告牌，冷冰冰地（dryly）将女人（woman）定义为“成年人类女性（adult human female）”。这种姿态将酷儿理论和酷儿行动主义（queer theory and activism）主义定位为是个人主义的、自恋的，并因而出于某种原因在根本上是不英国的（individualistic, narcissistic and thus somehow fundamentally un-British）。

同样值得注意的是，像帕克女士这样的人对所谓的“生物现实（biological realities）”的迷恋是英国女性主义和殖民主义与帝国（colonialism and empire）相互作用（interacting）的长期传统的一部分。不列颠帝国（Imperial Britain）推行政策以强制实施（enforce）同性恋和性别二元论（heterosexuality and the gender binary），同时将种族“TA者”（the racial “other”）建构为不仅是在根本上不同（fundamentally different），而且充满了性威胁（sexual menace）；从那里，将存在于任何种类的“TA者”（any sort of “other”）中的性威胁，以及“生物现实（biological realities）”视为是本质性和不可改变的（as essential and immutable），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飞跃。（值得注意的是，许多爱尔兰女性主义者都拒绝接受不列颠的TERF主义（Britain’s TERFism），明确地将TA们的殖民主义经历作为原因之一）。

但是，在过去三十年里，英国社会运动的相对匮乏（dearth）也许是TERF主义（TERFism）崛起的最大因素。帕克女士认为是美国向英国输出了“政治正确（political correctness）”，以及“性别身份认同（gender identity）”这样的思想（ideas），这很有说服力；甚至可以说她是对的。

在世界其它地方，包括美国，1990年代、2000年代和2010年代围绕全球化和警察暴力（globalization and police brutality）之影响所开展的群众运动，产生了早就应该进行的关于种族、性别（gender）和阶级以及它们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的对话。然而，在英国，可以进行这种对话的空间要有限得多。因此，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白人女性主义者（middle- and upper-class white feminists）没有像TA们的美国同行（American counterparts）那样受到黑人和原住民女性主义者（black and indigenous feminist）的严厉抨击，因此，TA们的观点在英国保持着可信度和一定程度的影响力，而这是密歇根女人节（Michigan Womyn’s Festival）只有在梦中才能得到。

奇怪的是，帕克女士和朗女士的跨大西洋之旅（trans-Atlantic jaun）导致了队伍中的分裂。在过去的几天里，英国TERF主义的大部分人在社交媒体上否认（disowned）她们两人的华盛顿闹剧（Washington stunt），称其为“伏击（ambush）”，并且TA们“承担着责任

(liability)”。帕克女士和朗女士对于一个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触底的运动来说，是否走得太远了，还有待观察。【4】

【4】英国的反跨/恐跨如今日益猖狂。两大主要党派（工党和保守党）都没有对跨儿和非二元者群体（trans and non-binary communities）的“明确、肯定”支持，同时各媒体间，无论是恐跨标杆 BBC、还是自诩左派的《卫报》、以及其它报纸，它们之间所展现的共谋与熟人政治（acquaintance politics），正不断攻击着跨儿和非二元者。另，读者可阅读 Sally Hines 的 *Sex wars and (trans) gender panics: Identity and body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UK feminism* <https://doi.org/10.1177/0038026120934684> 以及 Alison Phipps 的 *White tears, white rage: Victimhood and (as) violence in mainstream feminism* <https://doi.org/10.1177/1367549420985852>。——译注

然而，这也揭示了，帕克女士觉得她还有着伙伴的地方：在她这次去华盛顿的同一趟行程中，这位自称是女性主义者、为各地女同性恋者之权利站出来的人，确保顺便拜访右翼传统基金会（Heritage Foundation）。